

法国的叙利亚政策析论*

赵纪周

内容提要:叙利亚是战后法国全球战略构建以及在中东发挥大国角色的重要支点。“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法国对叙利亚采取了“民主改造”、抛弃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不断加强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本文回顾了法叙关系的发展历史,检视了法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政策,并分析了影响法国对叙政策演变的主要因素,认为过多的政策目标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使法国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的大国影响,法国未来仍可能在叙利亚政策方面深陷力不从心的困境。

关键词:法国 中东战略 叙利亚内战 “阿拉伯之春”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不但导致了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冲击着中东地区的秩序并影响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在过去六年里,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国家纷纷介入或干预叙利亚事务。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态度最坚决、政策也更为激进,但时至今日,其“民主改造叙利亚”的目标仍未实现,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依然遥遥无期。作为叙利亚的前宗主国和具有“大国情结”的国家,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文将检视法国与叙利亚关系的历史以及叙利亚内战前后法国的对叙政策,分析影响其政策演变的内外因素,并探讨法国未来中东政策的走向。

一 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历史传统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历来在大国的国际战略和力量博弈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叙利亚更是中东的“心脏地带”,周边有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等国,并

* 本文是中国外交部中欧关系研究“指南针计划项目资助课题”(项目编号:KT20161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扼守着中东的西大门,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叙利亚因其在阿以和谈、伊朗核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各方势力拉拢、争夺的对象。

(一) 法国与叙利亚关系的历史渊源

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和叙利亚渊源最深。历史上,叙利亚曾先后被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统治。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波拿巴曾于1799年率军攻打过叙利亚。1861年法国以“人道主义使命”为由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的马龙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916年5月,法国通过与英国签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亚洲部分领土“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等纳入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获得了大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①在委任统治期间,法国资本控制着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命脉,殖民当局还经常挑起宗教与民族纠纷,镇压反法力量,并强行推广法语。为遏制叙利亚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缓和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斗争,法国统治者多次玩弄承认叙利亚独立、建立自治政府等欺骗伎俩以维持其殖民统治,如1936年签署的“法叙条约”即是一例。1939年,法国恢复了对叙利亚的军事统治。1941年,法国被迫宣布结束对叙的委任统治,并于1943年将殖民地划分为伊斯兰教的叙利亚和基督教的黎巴嫩,实行“分治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尽管一直不愿放弃对叙利亚的控制,但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从叙利亚境内撤军。鉴于上述历史渊源,战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直希望重温当年宗主国的荣耀,并将介入叙利亚事务作为同美苏(俄)在中东博弈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二) 冷战期间的叙利亚与法国的中东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法国在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中地位下降,沦为二流国家,但却采取了“戴高乐主义”色彩浓厚的外交政策,这对冷战期间法国的阿拉伯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战后初期,戴高乐就萌发了“建立独立于美苏的西欧集团”(即第三种势力)的战略思想。^②1958年,戴高乐再次执政后制定了“法国全球战略”,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恢复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第二,实行欧洲联合,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西欧集团;第三,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与自决,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由此,戴高乐确立的法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

^① 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10页。

^② 赵慧杰:“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第22页。

和指导原则因其特色鲜明而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目的是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实行了扶植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而阿拉伯国家大多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自1963年至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是叙利亚的执政党，对外主张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因此，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支持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为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眼中钉”。美国则长期对叙利亚采用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手段。特别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主持下通过签订《戴维营协议》实现和平共处后，叙利亚因坚持同以色列抗衡而被美国彻底抛弃，最终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的重要盟友。

相对于美苏而言，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一度衰落。但在“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思想影响下，法国采取了一种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阿拉伯政策，即通过“去殖民化”进行战略收缩，改善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力图成为有别于美苏两大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型国际领导者。1959年，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的表态，是战后法国在中东国际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开端。^① 1974年上台的德斯坦提出的“阿以平衡”的中东政策，实际上依然是法国“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的延续；1981年以反对戴高乐主义著称的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后，继续推行从戴高乐到德斯坦时期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他提出，法国要转向一种“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缓和同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仍把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由此可见，积极改善并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法国在冷战时期中东政策的主旋律；而通过调整其阿拉伯政策，法国打破了美苏霸权主导中东事务的局面，成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要国际力量之一，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扮演了不同于美苏的“国际领导者”角色。

（三）后冷战时期法国的叙利亚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法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国际地位相对下降。^②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此，法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由美国一强独霸的单极世界。早在1991年，雅克·希拉克就指出：“美国企图建立新秩序，要人们承认它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③ 1995年希拉克上台后，更新

^① 赵慧杰：“法国外交中的中东战略”，第24页。

^② 汪伟民：“‘希拉克主义’——法国对外政策调整评述”，《欧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7页。

^③ 朱成虎等：《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对阿拉伯政策成为法国在中东去殖民化进程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①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积极介入中东。^② 总体上看,希拉克时期的法国更强调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外交政策更加独立自主,在中东和谈、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与美国不同甚至“唱反调”的姿态,其目的是希望法国成为中东北非地区事务的领导力量之一。2007年,在希拉克结束其第二届总统任期之时,法国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心目中的形象非常积极。^③

法国与叙利亚特别是其政府高层一度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例如,1999年11月,希拉克接见了尚未上台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ir al-Assad),开始提前培育法叙关系;^④2000年,希拉克成为参加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葬礼的唯一西方国家元首。希拉克对叙利亚政权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友好姿态,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2001年6月,巴沙尔首次中东之外的访问就选择了巴黎。此外,法国还曾向叙利亚销售了配有夜视仪的自行榴弹炮等武器系统。^⑤ 因此,希拉克时期的法国一度同叙利亚发展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其根本目的是将后者纳入本国对中东事务的影响范围之内。然而好景不长,自2004年起,法叙关系因希拉克与巴沙尔之间敌意的增加开始恶化;2005年2月,希拉克的好友、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al-Hariri)遇刺身亡,法国怀疑叙利亚政府是该事件的幕后黑手,并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进行调查。此外,法国还与美国以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一道强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最终结束了叙利亚在黎巴嫩长达29年的军事存在。^⑥ 哈里里事件导致法国中断了与叙利亚的政治与经济联系,^⑦叙利亚则陷入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境地。法国对巴沙尔政权的疑虑和不满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为法国后来在叙利亚危机中对巴沙尔政权的强硬政策埋下了种子。

① P. Müll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ance’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 from Leadership to EU-accommodation”,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9662839.2012.698266#.UzGRqKh_ujs, last accessed on 10 April 2017.

② 陈开明:“法国新中东政策”,《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2期,第16-19页。

③ B. Mikail, “France and the Arab Spring: An Opportunistic Quest for Influence”, FRIDE Working Paper, No. 110, October 2011, p.8.

④ S.Haddad, “France-Liban-Syrie”, *Outre-Terre*, Vol.23, No.3, 2009, p.174.

⑤ K. R. Timmerman, “French Betrayal of America”, in O. Guitta ed., “The Chirac Doctrine”,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12, No.4, 2005, pp.43-55.

⑥ 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叙利亚试图将黎巴嫩纳入现代版的“大叙利亚”,并于1976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在黎境内长期驻军。1991年的《叙黎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规定:两国将保持特殊国家关系,叙对黎负有安全义务。

⑦ B. Mikail, “France and the Arab Spring: An Opportunistic Quest for Influence”, p.3.

二 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调整

在 2007-2017 年萨科齐和奥朗德任总统期间,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依然是在中东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在过去 10 年中,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却经历了重大变化与调整。

(一) 萨科齐时期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萨科齐是法国政坛上的少壮派人物,并以“直言敢干”的强势作风著称。在外交方面,萨科齐一改之前戴高乐或希拉克对抗美国的做法,致力于奉行“大西洋主义”以改善法美关系、弥合欧美分歧,因而成为战后法国总统中少有的亲美派。2007 年萨科齐上台后,立即着手修复因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日渐恶化的法美关系,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主动同美国站在一边。例如,在伊朗核问题上,法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并积极推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2009 年,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被认为是战后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与安全理念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甚至可能会终结主导法国 40 多年的“戴高乐主义”。但实际上,萨科齐在上台之前就曾表示,法国要在地区与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萨科齐时期法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仍是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并未放弃追求民族独立与大国地位等“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内涵。

(1) 萨科齐的“地中海联盟”政策

在萨科齐时期,中东地区仍是法国制定外交政策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萨科齐上台后不久就决定改变其前任希拉克一度疏远叙利亚的政策,修复此前因哈里里遇刺事件等受损的法叙关系。例如,为建立“环地中海国家联盟”,萨科齐一度极力拉拢巴沙尔,不但将叙利亚纳入由他倡议建立的“地中海联盟”(Union of the Mediterranean)参与国名单,^①还邀请巴沙尔于 2008 年 7 月到巴黎参加“地中海联盟”成立大会等。对巴沙尔来说,这意味着叙利亚在法国的协助下重返国际舞台,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因哈里里遇刺事件而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局面;对法国来说,法叙的“和解”带动了两国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商业合同,包括法国工业集团拉法基(Lafarge)的一项 12 亿美元的合同,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等其他法国公司的经济合同。^② 萨科齐还将“地中海联盟”成立大会作为高调宣扬法国中东政

^①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叙利亚的成员国地位被中止。

^② S.Haddad, “France-Liban-Syrie”, p.177.

策的良机,^①会议期间,叙利亚与黎巴嫩在法国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宣布建交,结束了双方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状态。此外,在2008年下半年法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萨科齐在访问了叙利亚并声称“中东和平需要通过法国和叙利亚的努力”,叙利亚可以“在解决中东问题上提供重大帮助”。^②

法国希望通过恢复和叙利亚的关系加强“环地中海国家联盟”、获得经贸合作的订单,并借机对中东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但“地中海联盟”的建立更多成为萨科齐个人的“政绩工程”且过于“雄心勃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于萨科齐组建一个政治联盟的想法并不赞同。此外,由于巴沙尔拒绝了萨科齐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萨科齐所宣称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而由于美国的反对,法国向叙利亚出口空客飞机的合同最终没有签署,这也为法叙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总之,萨科齐通过建立“地中海联盟”来实现法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意图非但未能实现,反而暴露了法国外交“有心无力”的尴尬处境。

(2) 法国在叙利亚内战初期的政策

2011年3月,叙利亚的反政府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旨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治危机,随后叙利亚陷入内战。在过去六年里,法国等西方国家将这场叙利亚危机视为“阿拉伯之春”的组成部分,通过呼吁巴沙尔下台、支持叙反对派等手段,试图在叙利亚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从而实现中东的所谓“民主化”。如前所述,萨科齐曾付出诸多努力来修复法叙关系、帮助叙利亚摆脱孤立状态,甚至还担心巴沙尔政权垮台将使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进而引发更为深远的动荡。^③但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法国改变了立场,不但声称巴沙尔政权“已失去合法性”,还积极追随美国在各种场合推动和协调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例如,2011年4月和8月,法国和美国先后宣布对叙利亚实施“人权制裁”和经济制裁。在联合国层面,2011年10月,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英国、德国等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叙政府进行制裁。在欧盟层面,萨科齐主张欧盟要在中东北非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欧盟关于该地区事态的声明,^④法国还

^① “Sarkozy Helps to Bring Syria Out of Isolation”, New York Times, 14 July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7/14/world/europe/14france.html>,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② “EU’s Sarkozy Heads to Syria for Mideast Peace Talks”, 3 September 2008, <http://www.dw.de/eus-sarkozy-heads-to-syria-for-mideast-peace-talks/a-3615477>,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③ B. Mikail, “France and the Arab Spring: An Opportunistic Quest for Influence”, pp.6-7.

^④ Ibid., p.7.

积极推动和支持欧盟对叙利亚采取各项制裁措施。^① 在地区层面,法国赞同阿盟国家支持叙反对派的立场。2012年2月,由美国、欧盟和阿盟主导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承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包括2011年9月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以及此后成立的“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简称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全国联盟”,系“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下设机构)。^② 此外,2011年11月,法国外长朱佩声称,不排除对叙利亚采用军事手段,这使法国成为第一个提出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西方大国。2012年3月,法国决定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但又表示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叙利亚,^③因为萨科齐需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最终,萨科齐在2012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而无缘连任,对叙利亚政策的接力棒继而传给了后任的奥朗德政府。

(二)奥朗德时期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2012年5月社会党人奥朗德上台后,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以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简称“11·13”事件)为节点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11·13”事件发生前

在这一时期,奥朗德政府在对叙政策上基本采取了与萨科齐时期类似的措施,但态度更为强硬、立场更为激进。2012年5月,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政府制造了屠杀胡拉镇平民事件,^④先后宣布驱逐叙利亚驻本国的大使和(或)外交官,^⑤法国和叙利亚的关系由此陷入低谷。^⑥ 10月,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进口叙利亚原油、石油产品和武器,禁止欧盟企业向叙利亚出口武器、军用产品等。此后,法国与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更严厉的经济制裁:欧盟分别在2013年5月和2014年5月两次决定延长对叙制裁的期限,试图先从经济上把叙利亚搞垮,以较低成本推翻巴沙尔政权。然

^① 从2011年5月9日到2012年10月15日的17个月中,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近20轮的经济制裁,涉及个人和企业的财产、能源、金融、设备、武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领域。参见张金荣、詹家峰:“欧盟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及影响”,《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38页。

^② 2012年11月12日,海湾六国(沙特、巴林、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科威特)、北约、阿盟、美国、欧洲国家分别先后承认或表态支持“全国联盟”。

^③ “EU: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 Would Be Disastrous”, 9 March 2012, <http://rt.com/news/eu-diplomats-against-military-intervention-223/>,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④ 2012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认定叙利亚政府和亲政府民兵对胡拉镇屠杀事件负有责任。

^⑤ “Hollande: Syria Ambassador To France Being Expelled”, The Huffington Post, 29 May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5/29/syria-ambassador-france-expelled-hollande_n_1552035.html,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⑥ 目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和叙利亚驻法国大使馆的官网都已停止更新。参见 <http://www.ambafrance-sy.org/spip.php?rubrique=1>, 2017年4月4日访问。

而,由于欧盟对叙制裁面临“行动一致”的困境和其他内外因素的干扰,对叙制裁政策总体上并不成功。^①

在对巴沙尔政权施压的同时,法国还通过承认并支持叙反对派来对巴沙尔政权实施外交孤立,其态度甚至比美国、欧盟、阿盟以及沙特等更为积极。2012年11月13日,奥朗德在其上台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宣布法国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因此也是一个将取代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未来民主叙利亚的临时政府”。^②在奥朗德发表此番言论之前,仅有海湾六国正式承认“全国联盟”的“合法”地位,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的西方国家。而法国对“全国联盟”的态度,也表明了其对海湾国家关于叙利亚政策立场的支持。随后,欧盟、阿盟(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除外)先后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或“阿盟的主要对话者”;^③继法国之后,美国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④但相对而言,法国对巴沙尔政权的态度更为强硬,政策立场更为激进,其风头甚至超过了美国。此外,法国不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援助,还为其提供武器支援。2013年5月,欧盟对叙利亚的武器供应禁令到期,在法国的要求下,欧盟决定不再延长禁令并同意成员国自行决定对叙利亚的武器出口政策,而法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率先解除了对叙武器禁令。2014年8月,奥朗德承认法国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理由是后者面临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ISIS)恐怖势力的威胁。

此后,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立场更为激进,从要求推翻巴沙尔政权转为威胁采取军事干预的手段。2013年8月,叙利亚爆发化学武器危机,越过了美国2012年8月为对叙利亚动武划定的“红线”。对此,美国一度声称将对叙利亚实施有限时间和有限规模的军事打击,法国随即追随美国一起对巴沙尔政权施压并扬言进行军事干预,声称不需要等待联合国结束关于叙利亚政府是否使用化武的调查。^⑤显然,奥朗德当时深信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必然性,因此决定在不寻求法国议会同意的情况下

① 郭振雪:“欧盟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制裁行为分析”,《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1期,第82-91页。

② “France Recognizes Syria’s Opposition – Will the West Follow Suit?”, TIME, 14 November, 2012, <http://world.time.com/2012/11/14/france-recognizes-syrias-opposition-will-the-west-follow-suit>,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③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Gaza, Syria, DRC and Defence on Agenda at EU Foreign Affairs Meeting”, 19 November 2012, http://eeas.europa.eu/top_stories/2012/191112_fac_en.htm,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④ “Obama Says U.S. Will Recognize Syrian Opposition”, USA Today, 12 December 2012,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2/12/11/al-nusra-designated-terrorists/1760755/>,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⑤ “US Plans Attack with Help of ‘Our Oldest Ally’... France”, The Telegraph, 30 August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10277730/US-plans-attack-with-help-of-our-oldest-ally-France.html>,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跟随美国一起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法国宪法,总统作为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的确有权在不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① 如果法国这次真正出兵,就有可能借此在 1946 年法国从叙利亚撤军近 70 年后获得一次“重回叙利亚”的机会。

然而,在是否军事干预叙利亚问题上,法国遭到了孤立和“抛弃”。首先,奥朗德发现欧盟其他国家没有对法国的动武倡议予以公开支持。^② 很多欧盟成员国都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而作为叙利亚盟友的俄罗斯拥有否决权也有可能对叙动武问题复杂化。德国明确反对派出军队支持美国领导的空袭行动,而是希望同巴沙尔政权进行对话,因为担心后者的崩溃会导致该国出现权力真空,使恐怖主义势力有可能借此机会扩大,对中东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带来威胁。^③ 其次,从外部来说,俄罗斯担心美国和法国一旦实施军事干涉,将削弱叙利亚政府的军事优势及其抵御反对派进攻的能力。^④ 最终,俄罗斯在与美国进行沟通后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关于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方案,美国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从而平息了一场可能的军事行动。法国试图借化武事件积极发挥自身在叙利亚事务中领导作用的期望最终因美国的“出卖”而落空。对此,法国一直耿耿于怀:2014 年 8 月,奥朗德声称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必须归咎于西方国家,“如果一年前(即 2013 年)大国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作出反应,我们就不会在独裁者和恐怖分子之间作出糟糕的选择”,叙利亚反对派“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⑤

(2) “11·13”事件发生后

在这一时期,法国改变了此前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重心转向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近年来,极端恐怖组织在中东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原先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于 2014 年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甚至妄图“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迅速蔓延,叙利亚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被“伊斯兰国”控制,暴力冲突不断升级。2014 年 9 月,法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反恐国际联盟,但实际上该联盟中各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

^① The Telegraph, “French Oppos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 and Don’t Trust Francois Hollande to Carry It Out”, 31 August 2013,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10278076/French-oppose-military-intervention-in-syria-and-dont-trust-francois-hollande-to-carry-it-out.html>,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② “Et Tu Paris? France’s Hollande Faces Growing Opposition against Syrian Intervention”, TIME, 9 September 2013, <http://world.time.com/2013/09/09/et-tu-paris-frances-hollande-faces-growing-opposition-against-syrian-intervention>,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③ 李文红:“德国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德国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4-25 页。

^④ Alexander Shumilin, “The Syrian Crisis and Russia’s Approach to the Gulf”, *GRC Gulf Paper*, May 2014, p. 5.

^⑤ “France Delivered Arms to The Syrian Rebels, Hollande Confirms”, France24, 21 August 2014, <http://www.france24.com/en/20140821-france-arms-syria-rebels-hollande>,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国家仅限于谴责“伊斯兰国”的恐怖行动,而法、英、德等国则承诺提供军事或人道主义援助。^①尤其是奥朗德政府不仅积极响应和支持美国的反恐号召,而且迅速派法国空军对伊拉克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空袭;法国还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弹药,并在伊拉克投放了超过65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②然而,由于法国等西方国家在打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的认识并不统一,因而在具体行动中始终表现得优柔寡断甚至故意纵容“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张。

随着2015年巴黎等地陆续遭受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法国积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实施空袭行动,并寻求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2015年1月,《查理周刊》总部遭袭后,奥朗德谴责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法国一方面加强了国内反恐的力度,包括对本国极端恐怖组织和个人的监控,以及本国公民出入叙利亚等中东地区情况的边检;另一方面,在欧盟层面上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情报共享等合作,严防恐怖分子混入难民潮进入本国及欧盟境内等。法国还举行紧急反恐会议,与美国探讨联合反恐,在情报交换、技术与互联网等方面与美国加强合作。在美国的支持与法国的推动下,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联盟举行会议,开始讨论如何打击从国外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分子,以及如何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等。法国时任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对媒体表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击恐怖主义”。^③2015年,欧洲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法国民众在接收难民方面态度消极,但在支持政府打击“伊斯兰国”宗教极端势力方面却非常积极。9月,一项由法国Odoxa民调机构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支持法国政府军事介入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④因此,奥朗德在呼吁公众支持接纳难民的同时,宣布将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从源头铲除产生难民的根源。2015年9月,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首次空袭。与此同时,仅2015年到2016年底,法国就曾先后遭受几次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共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① “Who Has Contributed What in The Coalition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Foreign Policy*, 12 November 2014,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11/12/who-has-contributed-what-in-the-coalition-against-the-islamic-state/>,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② “Who’s Doing What in the Coalition Battle against ISIS”, 9 October 2014,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4/10/09/world/meast/isis-coalition-nations/>,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③ M. L. Fabius, “Fighting Terrorism A Reason d’être of French Policy – Minister”, 12 January 2015, Interviewed by Embassy of France in London, <http://www.ambafrance-uk.org/Fighting-terrorism-a-raison-d-etre>,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④ “民调:法多数民众反对优待难民,支持军事干预叙利亚”, 中新网, 2015年9月6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9-06/7507878.shtml>, 2017年4月10日访问。

在此情况下,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有所调整,将“伊斯兰国”而非巴沙尔政权视为法国在叙利亚最大的敌人。例如,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法国宣布同宣称对袭击负责的“伊斯兰国”进入“战争”状态,奥朗德第一时间宣布“阿萨德不是法国的敌人,“伊斯兰国”才是”。^①法国还决定将在未来两年内接纳3万名难民,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在欧盟层面上,法国启动了《里斯本条约》有关“相互援助”条款,以寻求其他成员国对法国反恐行动的支持。此外,在联合国层面上,由法国起草的安理会第2249号决议于11月获得一致通过,该决议授权“有能力的会员国”可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为。法国对12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关于采取相关措施切断“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的第2253号决议表示欢迎。^②

2015年爆发的恐怖袭击事件使法国的叙利亚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改变了此前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立场,并得到了西班牙、德国等的支持;第二,法国将反恐列为其中东政策的优先项,加大了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默认甚至配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实施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法国等西方国家原本并不愿意看到由俄罗斯掌握打击“伊斯兰国”和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但恐袭事件发生后,法国开始尝试同俄罗斯建立新的国际反恐联盟,并寻求对联盟的主导权;第三,法国一方面宣布接纳更多难民、在国际舞台上高调展现人道主义的姿态,另一方面,其“价值观至上”的改造中东的民主化政策逐步转为务实的国际反恐合作与推动叙利亚问题的和谈等。

总之,在面临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威胁等挑战的情况下,奥朗德调整了法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加大了打击“伊斯兰国”与反恐的决心与力度。但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奥朗德执政时期的经济持续低迷与军事实力不足等情况,法国实际上并不希望长期陷入叙利亚内战之中,其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效果也比较有限。而且,法国等“非穆斯林”域外国家高调介入叙利亚事务,反而可能使自身成为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袭

^①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ddressing Nation after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Assad Is Not the Enemy of France, ISIL Is”, <htt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51116/1030206647/holland-isilfrance-enemy-not-assad.html>,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②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defence-security/terrorism/events/article/fight-against-the-financing-of-terrorism-united-nations-adoption-of-unscr-2253>,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击的目标。^①

三 影响法国未来对叙政策走向的几个因素

叙利亚因其在中东的地缘战略意义,长期以来都是法国全球战略构建以及发挥大国角色作用的重要支点。大国的博弈、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教派的冲突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叙利亚问题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法国未来对叙利亚的政策走向?笔者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去梳理法国对叙政策史,可以发现:从内因上看,自戴高乐以来的“大国情结”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的固有传统,法国历届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力,正是这种情结的鲜明写照。从外因上看,美俄等域外大国的权力博弈和中东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又无时无刻不对法国对叙利亚的外交雄心和政策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基于自身实力的考虑,法国的“大国情结”必须立足于叙利亚问题中各种具体而现实的情势,只有与大国和地区力量的诉求相调和,才能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法国对叙政策的一条主线。下文将着重从法国的“大国情结”、美俄等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以及法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三方面,探析影响法国对叙政策演变与调整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以期更好地把握未来法国对叙利亚乃至中东政策的走向。

(一)法国的“大国情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尽管实力衰落,国际地位下降,但却怀有深深的“大国情结”。傲慢自负、争强好胜的“高卢雄鸡”是法国独特政治文化的象征,而从拿破仑三世到戴高乐,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大国的光荣。^②因此,法国具有明显的“大国梦”情结,^③以自强、独立、保持大国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戴高乐主义成为法国外交的重要传统之一。

在戴高乐时期法国采取了在中东北非地区去殖民化的阿拉伯政策,发挥了在阿拉伯事务中不同于美苏的大国作用。后来,法国在德斯坦、密特朗时期分别采取了“阿以平衡”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大国作

^① 2016年9月21日,德国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迈克·斯塔克(Michael Staack)教授率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时表示,德国对在中东如叙利亚的反恐行动必须谨慎,因为德国不想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至于法国反恐行动,他认为其更多是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仅仅是实力已大不如前的法国想借此展现一下其作为“大国”的形象。

^② 马胜利:“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法国外交的文化传统”,《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54页。

^③ 马胜利:“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第23页。

用。在后冷战时期希拉克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2003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扩大了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此外,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将叙利亚纳入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名单,而希拉克则致力于加强法国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与美国不同”成为素有“大国情结”的法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特征之一。萨科齐上台后虽然调整了法国的外交战略,奉行“大西洋主义”和亲美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成为美国背后一个亦步亦趋的“小伙伴”。事实上,法国在中东北非事务上采取了比美国更积极的干预政策。例如,在2011年法国等“欧盟国家一反冷战后追随美国动武的定式”,^①成为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急先锋。在叙利亚内战中,萨科齐固然紧随美国进行干预,包括要求巴沙尔下台、对叙实施经济制裁等。但需要看到的是,萨科齐在拥抱“大西洋主义”的同时,曾将叙利亚纳入他倡导成立的地中海联盟的名单,致力于谋求法国在地中海地区作为大国的影响力。至于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更重视人权等问题,因此他上台后法国将叙利亚内战视为“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和民主改造中东的良机,在干预叙利亚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有时甚至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2015年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奥朗德政府积极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立大国作用的必然选择。”^②因此,法国高举反恐大旗将打击“伊斯兰国”和反恐作为其中东政策的优先项,并试图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主导者的作用。

可以说,戴高乐之后的法国历届政府,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属于右翼,几乎都坚持奉行了具有戴高乐主义色彩的独立外交政策。^③就法国的中东和叙利亚政策而言,历届总统虽然在采取的具体政策立场和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其政策目标基本上都是为了强化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在叙利亚内战发生后,法国更是通过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施压、支持和武装叙反对派以及寻求与美俄等大国的协调等举措,促使叙利亚局势朝着有利于法国中东政策的方向发展,致力于展现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因此,纵观法国的叙利亚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与调整,其“大国情结”一直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当前欧洲面临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威胁的背景下,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有着较为明确的利益定位和目标指向,但在其“大国情结”的影响下,法国也希望通过推动叙利亚和谈进程争取在中东事务上获得大国的话语权。

然而,尽管拥有浓厚的“大国情结”,但现实中的法国在外交上却常常表现得“心

①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8-121页。

② 田德文:“法国能否成为第三种力量?”,《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31-32页。

③ 沈孝泉:“法国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发展路径”,《当代世界》2012年第8期,第31页。

有余而力不足”。“法国是个中等强国,但追求的是大国地位”,^①法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例如,法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政策并未如其所愿实现巴沙尔下台等“民主变革”的目标,反而引发了难民问题、恐怖袭击以及“伊斯兰国”崛起等恶果,更未能在叙利亚问题上获得与美俄同等的主导权。在叙利亚问题上,客观而言,无论是从国家实力上看还是从政策效果上看,法国都不过是一个有着大国梦想的二流国家。

(二)美、俄等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

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之一。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战略资源,进行了数次军事干预,逐渐巩固了其中东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但后来由于经济和战略等因素,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事务上投入的精力有限,尤其是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在中东进行了战略收缩。事实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逐渐放弃了“确保领导地位”(primacy)战略,转而实行战略收缩,不再“事事出头”,而是求助于各种联盟,希望盟友协助它承担沉重的防务负担。^②例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法国等欧洲国家承担了一半以上的空中打击任务,^③美国则主要扮演了“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的角色,从而开创了西方国家干预地区与国际事务的“利比亚模式”。此外,奥巴马从其第一个任期开始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2011年,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要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④2012年,奥巴马提出“再平衡”(rebalance)战略,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及中东等热点冲突地区转向东亚。^⑤因此,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在美国希望结束伊拉克战争,尽快从叙利亚动乱、伊朗核危机以及巴以和谈僵局等问题中脱身而实施战略东移的情况下,中东地区出现某种程度的“权力真空”给法国的“重返中东”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战结束后,苏联同美国在中东地区展开了竞争,并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遭到挤压,叙利亚成为其在中东-地中海地区的最后一个海外“据点”。因此,在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

^① 王燕阁:“法国的新外交政策”,《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7期,第8页。

^② 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s Middle East Grand Strategy After Iraq: The Moment for Offshore Balancing Has Arriv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5, No.1, 2009, pp.5-25; Lanxin Xiang, “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Vol.55, No.5, 2012, pp.113-128.

^③ 李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的运用”,《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④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在美国国防部的这一指南中,奥巴马正式将“重返亚太”一词中的“重返”(pivot)改为“再平衡”(rebalance)。

俄罗斯却不断加强对中东的战略布局和投入,以此撬动因乌克兰危机等恶化的俄美、俄欧关系,缓解西方的战略挤压。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俄罗斯是除美国外对中东地区事务有较强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之一,同时也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例如,2013年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期间,俄罗斯反对美国和法国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以避免削弱巴沙尔政权的军事优势及其抵御反对派进攻的能力。^①2015年9月,俄罗斯开始在叙境内打击“伊斯兰国”。进入2017年后,俄罗斯联合伊朗、土耳其举行了两次叙利亚问题和谈,大有抛开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机制而另起炉灶之势。2017年4月,俄罗斯否决了由美、英、法三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有关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决议草案,成为其在过去六年里连续第八次否决西方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对此,美国自然不甘心由俄罗斯主导叙利亚问题乃至中东格局的发展方向。可见,美俄两个域外大国的博弈使得法国只能在“夹缝”中寻求对中东地区事务有限的话语权。事实也证明,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叙利亚政策时常遭遇美、俄的制约而陷入孤立与被动的境地。

由于缺乏有效的大国协调与制衡机制,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仍将具有结构性失衡的基本特征。^②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美国在今后并不会放弃对中东事务的干涉;2017年4月,美国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向该国发射了数十枚巡航导弹,这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六年来美国首次实施直接军事行动打击叙政府军。这似乎已向世界传达了某种信息,即美国对中东局势拥有强大而直接的干涉能力。法国的“大国梦”使得它对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同俄罗斯的反恐合作也是“半心半意”。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中东战略目标仍比较模糊,美俄博弈也处于相对的僵持期,这使法国在后冷战时代再一次有机会发挥美俄以外的“第三种力量”的作用,但这种夹缝中的“第三种力量”的角色能够扮演多久,恐怕主要并不取决于法国本身,而是取决于美俄双方在叙利亚究竟有多大的战略雄心以及美俄关系未来的走向。

(三) 中东海湾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

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法国的中东政策和叙利亚政策也出现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第一,法国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使其对叙利亚采取了较为激进和强硬的政策;第二,法国希望同沙特等海湾国家建立新的联盟关系,^③这在一定意义上“抛弃”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2010年底,发端于突尼斯的革命

^① Alexander Shumilin, “The Syrian Crisis and Russia’s Approach to the Gulf”, p.5.

^② 吴冰冰:“中东战略格局失衡与中国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36页。

^③ Jean Dufourcq and Olivier Kempf, “The Evolution of France’s Policy in Syria”, The King Faisal Research Center, Jumada 2, 1437, March 2016, p.11.

浪潮迅速横扫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西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发展速度和随之而来的恶果,法国似乎颇为意外,以至于最初显得有些猝不及防。^①但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法国将其视为“阿拉伯之春”中又一场“民主对专制”的运动,以及在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良机”。^②而在这场中东北非剧变中,海湾国家积极配合法国等西方国家高调干涉其阿拉伯邻国的内政,卡塔尔甚至很早就扮演了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特洛伊木马”角色。^③“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由逊尼派掌权的沙特遭遇了被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什叶派包围的地缘政治噩梦,而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④的叙利亚被视为所谓“什叶派新月带”上最为薄弱的一环。长期的教派分歧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等,使得沙特与叙利亚势同水火并希望除之而后快。^⑤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海湾国家都积极向巴沙尔政权施压,承认并扶植叙反对派,还呼吁联合国加大对叙制裁。^⑥2012年5月,叙利亚胡拉镇平民遭屠杀事件发生后,沙特、卡塔尔等国借机推动实现叙利亚政权的更替,^⑦这与法国希望巴沙尔下台的政策立场相同。此外,如前所述,法国与海湾国家都积极承认叙反对派“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而在2013年的叙利亚化武问题上,法国曾希望同美国一起对巴沙尔政权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最终放弃了军事行动,并顶住沙特等国的压力与伊朗达成了核问题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有重新平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和教派力量格局、防止逊尼派在地区一派独大的考虑,^⑧但却让沙特对美国感到不满而支持法国在叙利亚与伊朗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2015年4月,沙特联军在也门打击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则得到了法国支持。这些都为法国和海湾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并促进彼此关系的加强奠定了良好基础。

早在“阿拉伯之春”前,法国就加强了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布局。例如,2009年萨科齐访问阿联酋期间就参加了启用法国在阿布扎比设立的永久军事基地的仪式,并对阿联酋表示:“当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法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⑨此外,

① Jean Dufourcq and Olivier Kempf, “The Evolution of France’s Policy in Syria”.

② 参见陈双庆:“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43页。

③ Muhammad’ Ali Ibrahim, “Qatar Is a Trojan Horse that Harms Arab Interests”,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22, 2008.

④ David W. Lesch, “Evolution of Bashar al-Asad”, *Middle East Policy*, Vol.17, Issue 2, 2010, pp. 70-81.

⑤ 参见钱学文:“沙特的瓦哈比主义”,《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赵克仁:“试析叙利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演变”,《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3期。

⑥ “Saudi Arabia Seeks Tough UN Action against Syria”, *Saudi Gazette*, April 25, 2012.

⑦ “GCC Must Mobilize Resources to Help Syrians; Prince Saud”, *Arab News*, June 6, 2012, 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604059&news_type=Top&lang=en.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⑧ 李伟建:“当前中东安全局势及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第27页。

⑨ Rick Rozoff, “Gulf State Gendarmes; West Backs Holy Alliance For Control of Arab World And Persian Gulf”, 27 May 2011, <http://www.voltairenet.org/Gulf-State-Gendarmes-West-Backs>.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为同美国争夺中东的军火市场,法国已成为海湾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2013年,法国对全球武器出口额占比仅为7.2%,远低于美国(52%);但2014年法国武器出口额尤其是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大幅上升。^①2015年6月,法国与沙特在飞机、核能等领域达成多项重要合作协议;10月,法国与沙特签署了价值100亿欧元的合作协议,涵盖军事、能源、卫星等领域,其中包括沙特向法国订购的30艘巡逻艇。

近年来,法国加强了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在各领域的关系。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而“撤出”中东,令沙特等美国传统盟友感到不满;而由于在叙利亚局势、伊朗核问题以及沙特是否要在“9·11”恐袭事件中承担责任等问题上的分歧,沙特与美国的关系遇冷。^②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出于政治平衡考虑希望加强与法国的关系,法国则在“抛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同时将沙特视为扩大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新的战略支点。仅在2015年,奥朗德就两次出访沙特,先是出席了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王的吊唁活动,后又以“荣誉贵宾”身份出席了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奥朗德成为第一个应邀参加海合会峰会,同时也是第一个与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会谈的西方国家首脑。法国被视为海湾地区“最可靠和最可信”的伙伴,在经贸领域与卡塔尔、沙特等签署合同、洽谈合作项目,在安全方面则与沙特就伊核问题达成共识。此次峰会标志着法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特殊伙伴关系”的开始。

四 结论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法叙关系的发展历史,检视了战后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演变特别是法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政策,并从法国的外交传统、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以及法国同海湾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法国对叙政策的几个重要因素。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维持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是法国对叙政策的主要目标。但之后因应“阿拉伯之春”的冲击,萨科齐和奥朗德调整了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试图对叙利亚进行“民主改造”,采取了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威胁等各种手段。在“抛弃”巴沙尔政权的同时,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建立了一种“准盟友”的特殊伙伴关系,以增强和扩大其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影响。而随着地区动荡导致恐怖主义和难民压力上升,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① “法国防部长:法国2014年武器出口额有望达到7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2014年6月17日, <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88943>,2017年4月10日访问。

^② 例如,2016年以来,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出现诸多不和谐之声。参见田文林:“当前沙特与美国矛盾:表现、根源及前景”,《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

总体而言,法国的叙利亚政策既带有促进民主的价值诉求,也体现了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这使法国一方面常常追随或支持美国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更为积极的对叙干涉重塑与地区力量的关系,展现出自身的独立性。此外,应对叙利亚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也逐渐成为法国对叙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那么,法国叙利亚政策的效果如何?从远期目标看,谋求中东事务上的大国地位显然是法国政策的核心诉求。就近期目标来看,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确立了三个方面的政策优先项:第一,尽量从人道主义方面改善局面;第二,恢复谈判,以确保可信的政治过渡;第三,继续打击恐怖主义。^①然而,事实证明,法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政策不但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战争与伤亡,还导致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叙利亚和谈之路依然坎坷;而且,法国高调反恐却接连遭遇恐怖袭击,其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至于说法国在中东事务上的大国地位,就目前看也是遥遥无期。总之,在叙利亚问题上,法国这只“高卢雄鸡”既有“宗主国”情怀又有“大国情结”,既要维护传统利益又要与美国、俄罗斯等进行博弈,既要推动叙利亚的“民主改造”又难以承受政治动荡带来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简而言之,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演变是检视法国对外政策的一面镜子:空有政策雄心,但实际上却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的大国影响,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长期面临的困局。在可预见的将来,受基本实力的限制,法国的叙利亚政策仍可能时常面临“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法国总统大选即将揭晓,法国的叙利亚和 中东政策如何走向,与谁将主掌爱丽舍宫,以及此后法、美、俄等与叙利亚和 中东各国各种力量如何博弈等问题密切相关,有待学界继续关注。^②

(作者简介:赵纪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u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War in Syria: Understanding France’s Position”,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syria/france-and-syria/>, last accessed on 4 April 2017.

^② 例如,2017年2月21日,法国总统候选人、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表示,若当选,法国将恢复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